招租
二層房六大間坐落琉璃廠大安瀾營路南如有賃者請至大安瀾營路南任寓面議

價每張一元每十張九元大柵欄主慶園隔壁華美大藥房電話南局三二一五七老德記天津老德記保定華英
陽痿不舉　舉而不固　虛勞下瘀　左癱右瘓　筋疼骨疼　婦女血寒　月經不調　經來腹疼　崩漏帶下　久不受孕　小兒腹痛

●演說●

北京十二天皇上記　楊曼青

昨天本報號外紀聞　無非是大略一表　有由電話傳來的　有由道聽塗說中採擇的　亦有訪員報告的　隨來隨記　刪減去的很多　若據前天所聞見的事　滿全記將下來　就用今天的一張報紙　亦登載不完　況且在兵荒馬亂之際　沒經過事的入　誰的心裏不起亂捶　滿打前天送報　城內外天一閃亮之後　己然隔斷交遝　諸位請想　送報的都仗着肉腿行走　若會駕着飛行艇送報　他亦不至就擱一天　前天後夜三點餘鐘　猛聽見一陣槍響　繼着就是丁兒當兒的不斷　接着又是砲聲隆〻　以方向聽想　總在永定門以內　再以戰線地點猜及　必是東壇　及至天明一探詢　果然是東壇交戰　聞共和軍頗有傷亡　張軍受傷者無幾　就有說張軍能打的　鄙人聽到此處　觸起當年我馬書生故態　說道　用兵有主客之分　此間張軍是主　共和軍是客　張軍以逸待勞　戰時有壇墻護蔽　共和軍向壇內攻擊　除攻其不備之外　若內有防範　客軍必然是噢齣的　客軍雖有傷亡　吾料主軍終不能敵　言就又有人說　張軍投降　是奉清室詔旨　我聽到這句淡話　立時就瓜激的一聲　諸位別疑惑　我栽倒是我吐了一口清痰　接着就說　此時槍砲之聲　宮廷不至於聽不見　孤兒寡婦　早己就嚇傻了　他還有工夫下詔傳旨　別帮着說夢話嘍　傳說張勳私宅起火　有說是他自焚的（未必）有說張氏預先藏躲的（或有之）張軍既駐紮其主帥私宅旁邊　共和軍一定必往攻打　不能容他四散走出　那時就不易尅復了　前往攻擊　勢所必然

●老生常談●（靜觀）

前天的北京　幾乎成　片瓦礫之場　幸有軍警保護商民　秩序不亂　共和軍亦頗文明　日需之品交易如常　家〻多是關閉門戶　至晚七點鐘時一律戒嚴　至昨天始見太平景象　這都是前昨兩天的大略情形　若說張勳與康有為那點兒德行　今天可說不完　諸位明天再瞧

●因果

天下有既造之因　始有終結之果　此次復辟之謬　不必論矣　而釀成此復辟之因者　未始非數年來政局不良　黨派紛歧所致　靜觀曰物必先腐　而後蟲生　此後我共和之國民　其勿再造惡因可乎

●社會瑣談●（瘦郎）

●有什麼好看的去處

從前日上午停戰之後　南池子一帶　即有人前往看視　昨早行人往來　詢其所睹　除汽車二輛　死兵八名　死馬三四　張宅焚毀無餘外　並無何種特別光景云　瘦郎曰　此等危險之地　有什麼好看的　都人士輕舉妄動　於此可見一斑

●一言半語●（瘦郎）

瘦郎曰　張勳之主張復辟也　其罪不可勝誅　其愚亦不可及

●報餘●（瘦郎）

張勳及其眷屬　均逃往荷蘭使館　其參謀長萬繩栻　則逃入日本兵營　或云梁敦彥亦逃荷蘭使館云　據日本人傳出　主張復辟最烈之劉廷琛氏　己於前日以身殉難　未審確否　東路司令段芝貴　己於前晚來京　與曲同豐傅良佐　同寓六國飯店

●緊要新聞●

十二日戰紀

●十二日早四鐘半 共和軍開始攻擊 第十二師之兵於十鐘半 將天壇張勳之兵攻下 共和軍攻天壇時 一面中第一師攻南河沿張勳宅 但止派二三百人往攻而已 因彼狹容不得多人也 其第一師之餘兵萬餘 尚在城外未進城 一鐘破張宅 張勳逃入荷蘭使署 其敗兵即放火焚燒張宅 共和軍有飛機三架 偵察敵情 有一架向張宅擲下炸彈 張勳之家眷於早六鐘逃入東交民巷 有辦子兵送往 而外交團止許張眷入 不放辦子兵入也 此次北京秩序頗好 京師警察頗得力 前日晨四時半 共和軍由花兒市向西進攻天壇之張軍 但因有外國使界在東城之關係 故有碍進行 又是時城墻上有外國人一名 中國人一名 為流彈所傷 六時左右東單牌樓流彈甚多 至張軍之大砲，係由景山上施放也 又另一消息 述是日兩軍交戰及其經過之情形較詳 今亦錄如下

（一）戰時之情形 十二日晨四時半 共和軍向天壇及張宅開始總攻擊 第一師兵由朝陽門進城 專任攻擊南河沿張宅 第十二第十一第八師由廣安門進城攻擊天壇 又第三師步騎隊由彰儀門進外城 更進順治門進逼中華門西 張軍在景山及北府白塔上 備置野砲數門 以射擊永定門及朝陽門外 共和軍又在前門望台備置機關槍 以阻共和軍之進城 而早晨二鐘共和軍 繞道潛抵前門 此時共和軍則佔領中華門 由背面射擊 戰門極其激烈 晨六時兩軍砲戰最烈 東安門外戰門亦極激烈 東單牌樓一帶 流彈雨下 七時天壇方面砲聲沈默 共和軍包圍天壇 自八時至十時餘 東安市場一帶 戰門未息 是時天壇內之張軍乃升五色旗 於是天壇方面停止攻擊 十一時張勳及其家眷並參謀長萬繩栻逃往荷國公使館 即由荷國公使向共和軍提議停戰 共和軍因即命令陸軍部完全處分張軍 一面命令步軍統領及警察隊嚴行維持京師治安

（二）戰後之調查 是日戰門兩軍傷亡共二百餘名 美人兩名 在城墻觀戰時中流彈斃命 又美婦人頗有受傷者 日兵一名亦在交民巷兵營前中流彈受傷 其餘前門外及東安市場方面 商民傷亡甚多 是日日本醫生在三條胡同 特設救護團 以資診治傷者 南河沿張宅焚燬一空 附近房屋紛碎 死屍纍纍 極其慘燴 前日下午停戰後 天壇內尚有張軍四千 壇口高竪五色旗數枝 共和軍攻下天壇後 曹錕軍隊曾在西珠市口發一大炮 以攻駐紫景山之定武軍 東西珠市口路上將街石挖起 輔以沙土 築起土基兩處 軍一兵伏土基後 以施放槍砲 傍晚時該土基尚存 張勳宅焚死七八人 馬被擊死者數匹 張勳軍官死一人 張軍敗兵有二千餘人 排隊逃出西直門 不知何往 張勳逃荷蘭使館 係中德人用電車帶走 又一消息云 張勳離本宅往使館時 間有謂其係十一鐘者 有謂其由德人乘自動車救出者 又其出路之研究 有謂其中東安門方面逃出者 茲經從各方面查 實張勳自下午一時後 即至天安門親自督戰 後由順治門城樓有第十一營與曹軍迭向天安門開砲 八十餘響 張勳勢遂不支 兵心渙散 由荷蘭國公使帶張勳往荷蘭使署 其眷屬與萬繩栻先由內城潛往東交民巷 唯聞三人所居之地不同 其眷屬居德國

康養

婦女家身體健旺孕育蕃滋全賴氣血之充足 蓋氣為血之帥 血為氣之輔 氣不統血則血虧 血不養氣則氣弱 故治婦人之病 首在調氣以養血 氣血流通則經調体健 安有生育艱難之患乎 本醫生研究醫道 懸有年所 舊惜工料製成此丸 專治婦女血分虧損 經水不調 身體虛弱 不能生育等症 百發百中 久已遠近馳名 凡服此藥而病愈体强生男育女者 不勝屈指 誠為婦科中固氣養血調陰補陽之聖藥也 本醫生志在濟人 非為謀利起見 此丸係一本乎所製 性質和平 不寒不熱 女界同胞如有患血分病者 試一購服 即知此藥之效力也 謹將主治各症開列於左

一治婦女老幼一切血虧血虛體質瘦弱等症

一治婦女經脈不調 逞前錯後 血色不正 紫黑成塊

一乾血勞疾等症

一治赤白帶下 子宮寒冷 骨節無力 久不受孕等症

一治[illegible]

定丸

論多寡均照定價不加郵費如有難兌不通之處郵票代洋亦可請逕向經理處購之可也

經理總發行所上海英商老德記藥房 總經理分售處北京前門外大柵欄華美藥房

大藥房老德記 大藥房回春 大藥房前門外觀音寺華英 大藥房前門大街信昌藥房

宣武門外南柳巷中間路西永興寺廟內 並售脚氣靈藥

病院 萬繩栻居日本兵營云 又據有在南池子居住之某君言 是日戰事從四時半起 至六七時雙方槍砲均甚猛烈 八時以後張宅方面槍聲漸稀 祗聞攻擊方面槍聲而已 九時以後則張宅方面槍聲幾於寂靜 追十二時許張宅忽然火起 烟燄騰空 而張宅方面之槍砲聲亦甚密 但測其聲響皆係向空鎗擊 絕非向共和軍方面射擊 因是時共和軍方面無甚槍聲 惜勢伏室內不能縱觀真象 以意測之 張宅火起之後 張勳實於此時始行避出 但張去而兵猶未去 故其時大放空槍以表相送之意 因槍聲最密時 攻擊方面轉不發槍 又自此次放密槍之後 槍聲漸疎 且聲響亦漸往北 可知是時張宅之兵繞逐漸北走 蓋當先前密槍時 係送張之行 自此以後約再歷一小時 則聞共和軍已吹號收隊 未幾則喝號齊隊 未幾則履聲雜沓而退矣 故知火起後最密槍時 即張離本宅往使署時也 至其往使館之途徑 因東安門外如菜廠胡同等處 均有第一師騎隊握守橋梁 亦有兵駐守 可決其必不中此而出 當係折而入東華門 出天安門以入使界云 南池子張宅之敗兵有少數逃入學城 有由後門逃走 其逃入皇城者已經投降 是日城外受傷兵士人民等 均舁往順治門外首善醫院調治 天壇外壁西南角穿一孔 其餘雖中有砲彈外均無碍 壇內張軍傷亡者甚少 因該兵伏在墻壁之下 或大樹之後 故受彈者無多 至永定門城樓則穿有一孔 壇內張軍共有大礮八尊 是日兩軍在天壇之西南方面 戰鬥最烈 共和軍攻張宅時 在城墻洞開三穴 施放槍礮 張軍亦還槍向墻穴射擊 惟查其碼子痕跡祗擊中一穴 其左右有二穴 均無碼子痕 又當中一穴之碼子痕 亦有低率四五尺者 有高出數尺或丈餘者 于此知其描准之技尚未甚精也 東華門大街雷線多爲砲彈所打斷 路南有一商店屋頂亦被打落 其餘門窗被傷者不少 是日傍晚南池子火猶未熄 東安門口自來水管上仍有救火帆布帶連於其上 向該處噴水 東安門口 下午尚有定武軍之軍帽遺在該處門外 倘有血跡 惟門口有軍警多人把守 外人方許入內 華人除見有大學生數人入內外 其餘均被阻止 是日黎明三點鐘 曹錕閻錫山軍隊 在彰儀門會齊 旋由地道進攻天壇 辮子兵死三名 傷九人 因衆寡不敵 遂插五色旗表示投降 東華門南河沿一役 共和軍攻擊最力者爲京師督察長王天縱 張兵傷十餘人 王督察部下傷三人 死一人 王天縱戰勝後 率部下三人進川田醫院看病後 有專差報告 因總司令有要公即行出院 自天壇定武軍投降後 該軍所有糧食下午四時餘全行拍賣 每米一包賣洋四元 各商民購買者爭先恐後云 張勳由南河沿出走時 係冒用紅十字會自動汽車 當入東交民巷時 經日本守衛兵士看出 惟未及報告警兵營 而張勳已入荷蘭使館云 又是日晨黎明 共和軍攻天壇 人民事先不知 多在睡鄉 及聞砲聲驚起 逃避者中流彈死傷者外城計有百餘人 內城亦有數十人 前門外及東城一帶商店住戶均閉門不出 又約九鐘時 在前門大街劇戰之張軍有一部分 且戰且逃 其後面則有共和軍追擊 至崇文門外之花兒市 知城門關閉 不能入城 該張軍即在花兒市投降

本京新聞

飭用正朔●自陽曆一號起 京城各公署所有公文稿件 均改用宣統九年字樣 現自十號起 各公署所行之公文 又皆改正用中華民國六年字樣 而步軍統領京兆尹警察廳 亦於昨日會銜 出示曉諭商民一律改正仍用民國紀年云

匾又換回●中華門等之牌匾 前為張勳改換大清門 昨日仍將中華門三字換回 其大清門三字中之大字 已被槍打下一塊云

兵傷注意●昨日紅十字會出有告白 凡軍民人等有受誤傷者 可至東單牌樓施醫院 交民巷口同仁醫院 崇文門外羊市口普仁醫院醫治云

電話已通●從前日起由北京至天津電話不通 據云電線傷處 在豐台以北 昨早十時 電話局已派人修理 午後四時許始通電話

牌樓受傷●正陽門正陽橋之牌樓 東面之獸頭打傷一塊 西面之樓脊亦傷一塊 又前面之箭樓上玻璃打傷十餘塊云

清廷近狀●內廷神武門 東華西華門 現在緊閉 內屯土袋甚多 禁衛軍與護軍警察隊 上城守護 由索崇仁團長與紹英 都護傳令兵士 嚴守 土匪不放槍 二十五日早八鐘 神武門僅開一縫 至八句半鐘 即行關閉 聞今刻仍開二十分鐘 以便各處當差人購買食物 天安門內插五色旗一面云

康眷赴港●康有為來京後 其家眷住上海 現聞康已密電其眷屬 令即赶緊由滬返香港云 至康有為本人之蹤跡 又有謂其躲在某國使館者 不知確否

阮眷赴津●西城石老娘胡同阮斗瞻之瀛眷 于二十三日清早 經某軍兵士二十二名 保護出京 乘東站火車赴天津 往租界內居住

鍾宅被搶●居住燈市口椿樹胡同鍾宅 即貽穀之住宅也 前日午後 被搶一空

鋪家被搶●大興縣胡同天盛煙鋪 東泰山油鹽店 永獺胡同中州李寓 香餌胡同通順成糧店 北剪子巷裕昌源烟錢鋪 恆裕興油鹽店 萬德長煙鋪 交道口東大街路南某木廠 十二日均行被搶 其瑞興隆布鋪 有數名土匪砸門未開 故能保存 前號外云被搶 係由電話中傳說 不確

總監查壇●前日戰後 共和軍第十二團 駐紮先農壇內 昨十二號京師警察廳吳炳湘總監 乘第二十號汽車●至該壇內查視 並往學警講習所參觀一切 旋即乘車返去

留兵駐局●十三號上午十一時 有乘汽車臂纏白布軍四名 至右安門內白紙坊財政部印刷局 該局副局長丁厚齋 稽察科科長王家瑞 與軍人同乘汽車而去 局內現留軍人兩名駐守

張軍出京●駐大壇定武軍 昨日繳械 發給川資 出永定門搭火車出京

樂山清血搜毒丸

專治傳染花柳淋濁 小便瘙痛 風火虛寒 赤白各淋 楊梅已發未發 魚口便毒 橫痃下疳 小便潰爛 梅毒入骨 筋骨疼痛 梅毒痔漏 濕毒疥癬 傳染婦女小產胎毒各症 無論常年不止淋濁 多年梅毒未淨者 或毒入骨髓血中臟腑臟經 每……永無後患之靈也 大盒二元 小盒一元二角 總售處……門外觀音寺

寶華樓海璣廣告

金珠鑽飾美術璣瓔特別優點與衆不同減價二星期以酬惠顧諸君之雅意

護國寺電話南局一一六九
勸業場電話南局七一一八

寶華樓主人謹啓

擦槍傷人● 前天午後東單牌樓三菱公司執事人白恩煜擦摩手槍不料內有子彈觸動機關登時飛出將本司夥計彭德海王順打傷當即抬往醫院調治彭德海竟因傷身死白某已赴內左一區投案

彩車送女● 十一日晚十時街上行人已稀大柵欄要關柵欄之際忽由東來馬車一輛上紮彩綢行走如飛向西走去聞係因亂將姑娘送往婆家即日拜堂成親云

舞台安靜● 西珠市口第一舞台天棚下十二日有車人多名在彼歇息該園前門關閉共和軍並未上樓亦無在二層樓架人砲作戰之事前日所得報告由電話中得來係屬傳聞之誤合亟更正

亂中新鬼● 先農壇內住有工程隊共和軍攻打時受誤傷喪命者不少前日西長安街死幼年男子一名增縫胡同十間死某鞋鋪夥東口死著灰色軍兵士二名永定門內天壇天橋一帶死小名姑娘乞丐男子一名頭部被炮擊碎又老頭屍旁有槍馬子一個近畿第一旅攻打齊化門時有人力車夫劉長根死在地安門內吉祥所聞以上均中流彈身死廣安門外小井居住戶劉姓夫婦因六畝地的西瓜被某軍搶拉夫婦皆懸樑自盡

今日抵京● 共和軍進城後段總司令安民告示即遍貼通衢昨日段軍衛隊已來京聞段總司令亦准於今日抵部云

冠蓋往來

昨日西站來京 直隸督軍曹錕 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成賓 東站出京 奉天督軍署參謀劉恩鴻 東站來京 東路司令參議周培彬

近畿陸軍第一旅旅長張錫元 陸軍中將陸錦 前參政院參政院 汪大燮 參政汪有齡 林萬里 新任陸軍部次長曲同豐

命令補登

大總統令 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陸軍上將張勳久膺民國重寄不知竭誠自効阻兵怙勢包藏禍心此次藉命入都陽託調停之名陰行叛逆之事動搖邦本淪陷神京罪惡貫盈敗大同憤張勳應即褫去本職並褫奪軍職勳章勳位著傳知前敵各軍嚴務獲盡法懲治以申法紀而快人心此令又此次逆叛張勳假名盜國竊據神京經國務總理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聲罪致討督師進剿疊挫逆氛現已將次合圍盪平之期即指日所有各省軍隊除業經調遣外均應各駐原防維持地方秩序並諭京在軍民人等勿得藉端號召致滋紛擾此令 直隸省長朱家寶著免本職此令 特任曹錕兼署直隸省長此令 特任齊耀琳暫兼代江蘇督軍此令 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軍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七日

大總統令 又總九 著免本職此令 張勳所屬該軍各統領原駐防未經通同入京事前當未與謀順逆所在各應曉然著將該軍隊改歸倪嗣冲節制並著察看情形果明大義不予株連倘或觀望抗違國法具在決難曲貸將此傳令知之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九日

國務總理段祺瑞

滿門眼科許漁洲

本醫生專治眼科內障外障以及偏正頭痛多年頭風等病純用中藥不動刀剪有以上諸疾者請移琉璃廠東北園羅家大門內問大樂堂便是

專門花柳

本醫生專治五淋下疳便毒魚口楊梅倒發或誤服藥傳染妻子等症看病用藥與市上賣藥者不同看病不收門診費前門外楊梅竹斜街路南萬安堂

本館啓事 自今日始 所有報費 一律俱實現錢 本館謹啓

（銀）（行）（廣）（告）

前門大街萬恒昌新鮮果藕下市

講演聊齋

彭海秋（十一續）

湛引銘

大凡天底下的人　誰都有好奇的毛病　外洋志士　講探險發明新理　咱們中國人　多寓在無用的事蹟上用這路心　比如看見一點稍奇異的事　不求甚解　專好有枝添葉兒　往離奇裏編造　外帶專揀合他私心的　苦替吹噓　請想前些年的義和拳匪　說的有多們神乎其神　本年這些天所造的謠言　還有邊兒嗎　若問造謠的人　准為生什麼事　與自己有什麼益處　連他本人兒也說不上來　趕到網兒裏輕者打幾天一面兒的官司　罰幾元錢　重者就許打個罪名　即如本文這段書　彭翁名為好古　並不眞心求學問　專好這些奇事　所以才受這路苦　着這路急　主人是有學問的人　既然如此　他的下人聽見說這馬是仙人所贈　焉有不忙着去瞧的　及至到了馬棚　馬早沒啦　地下臥着一個人　好像睡覺似的　用眼一細瞧　好在還辨別出模樣兒來　原來正是邱生　頭腦上戴着個草繩兒的籠頭　身上搭着一塊破蒲包子　登時吓的了不得　也顧不得叫醒了問他　抹身形往上房裏飛跑　沒到屋門口兒就嚷着說　邱相公在這兒哪　彭翁還以為是前後腳兒回來的呢　連忙出院相迎　說快請書房裏坐　下人說境在馬棚裏哪　彭翁說你們接過來　替他拴在槽上　還不行嗎　下人說是我拴的咧　彭翁說那們他還在馬棚做什麼呢　多半是瞧我騎的這一匹哪　下人說不是他也騎着馬來的　你老騎的就是邱老先生　邱老先生就是馬　彭翁一聽　說那有這樣怪事　待我親目去看　說着往馬圈院兒裏跑去　到了槽邊一瞧　馬是沒有啦　就見邱生低着馬腦袋　合着馬目（睜着怕得迎風流淚）臉上焦黃一層浮土透着黑黯（八成兒喝上灰啦）彭翁說　原來你是邱兄　你受了屈了　吃了苦了　問了兩聲　並不答言兒　但見他把眼皮兒抬了抬　重復閉上（灰卻沒喝足）彭翁心說　馬是牲口　說有橫骨插心　怎麼人變了馬　難道說也是有這塊骨頭嗎　好在即便啞叭了　有他本人兒　可以能寫字（改吃念語子也混得住夙1　雖說他不行人事　如今作踐的這個樣子　看着也未免可憐　趕緊過去　把草繩兒替他解開　把蒲屜掀開　拐到一邊兒　由地上攙扶起來　此時又有兩個下人跑過來　瞧稀奇罕兒　見主人攙他　趕緊過去　一個人架上一隻胳肢窩　往起一站　彭翁說你們快打書房簾子去　下人有頭前跑的　兩個人攙着邱生　好像醉漢似的（俗語兒常說　喝了個馬似的　大概這典故就出在邱生）前仰後合　幌々蕩蕩的　勉強邁步　彭翁在後面跟隨　好容易才進了門杴兒（書房門杴兒）這房內靠牆有一鋪牀　彭翁說你們把他服侍着躺好啦　把枕頭墊高着點兒　讓他仰着身子　好灌點兒湯水　下人答應　把邱生放倒　此時已有人給沏進一盤白糖水來　彭翁接過來　試了試不大很熱　這才親自往下一灌　好在還能喝的下去　灌完　彭翁給他蓋上牀被子　自己就在書房看着他　到了半夜　才[illegible]他有哼々的聲音（未完）

瑞蚨祥鴻記綢緞洋貨店廣告

本號開設正陽門外大柵欄西頭路北歷年已久所售各貨物美價實夙蒙各界[illegible]

經驗靈藥　耳鳴耳聾丸

腳氣靈藥　癬藥